

若烟岁月稠

离上街区十四公里西南角,有一个小山村,方圆四平方公里,南指五云山顶与刘河交界;东止东林子山神庙与整子岗;西与巩义市、米河镇区域相邻;北止杨家沟村。在这个小山村里,住着一百六十七户,四百三十多口人,分为六个村民小组,分散在这群山环抱之中,这是我故乡——西林子村。

在我重提故乡的时候,我已经离开她整整十年了,但对故乡的思念常常想起,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,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,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日子,也有美好的生活。

最困难的时候是我的童年,一九六三年,七岁刚刚上学。家有六口人:住着三孔土窑洞,父亲,母亲,一个弟弟,两个妹妹。那时,共和国成立不久,国家穷,加上连年自然灾害,夏秋粮食薄收。在那大集体年代,家家户户劳力去生产队劳动,挣工分,分粮食,养家糊口,到了麦收季节,我家每口人平均分到十六斤小麦,常年吃糠咽菜,吃不饱肚子。衣服补了又补,缝了又缝,三九天穿着露脚趾头鞋,手脚冻得红肿,不敢走路。过年也难得穿一件新衣服,吃几天饱饭。

秋去春来,我们妹妹也都长大成人,妹妹先后都成了家。在这穷山沟里,姑娘嫁到山外去了,小伙在山沟里找不到对象,我也是其中一个,为了孩子的婚事,不少村民迁入了外乡,全村人口逐年下降,这是我困苦的事。

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时间来到了一九八三年春天,春风吹绿了大地,党的政策变了,大集体解散了,实行包产到户,三十年不变,先让一部分农民富起来。

土地分到户后,全村人像发了疯似的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忙碌着,看谁家的庄稼长的好,看谁家的粮食打得多。农闲时还可以去山外工厂打工挣钱,一年忙到头,除去上交公粮,村提留、教育粮外,全家人吃一年的饱饭。秋麦俩季还有



三百斤余粮,五百块钱存款,没过几年,全村人生活水平有所提高,修房盖屋的多了,我也盖起了四间石圈窑,我和弟弟都娶上了媳妇,有了儿女。吃不饱、穿不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我母亲高兴的就说:“咱们的日子都有盼头了。”国强民富,到了二零零五年,党的富民政策进一步加大,政府拨款,全村人吃上了自来水,山区的道路铺成了水泥路,不少村民家通上了电话。

为了鼓励农民种地,减轻农民负担,国家不但不收公粮,也免去村提留,教育粮,而且一亩地还补贴种子、农药、化肥钱七十六元六角一分(粮食直补一十七元一角一分,加农资综合直补59.50元)我母亲见人就说:“我活了大半辈子,像这样种地政策还是头一回,这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政府。”

恰天上人间

自从2004年,峡窝镇划为上街区管辖后,区政府对南部山区五个贫困村特别重视,多次来山区看望困难群众,听取群众呼声,解决实际问题,对群众反映的小学生上学难,得走6里地上学;老人看病难,得走二十多里去上街区人民医院看病;农民打工难等问题非常关注。在党的惠民政策指引下,全村人民生活虽然大有改善,但毕竟是山区,山高坡陡,交通不便,土地贫脊,旱涝不保收,和山外村庄比起来还落后一半,在这自然环境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前,区政府领导多次开会研究,最后决定整体搬迁,把山区土地流转出去。把这一决定报之郑州市委、省委,上级领导亲临现场,了解情况,查看实情,最后同意搬迁。这一消息传出,全村人沸腾了,欢天喜

地,奔走相告,终于在2007年7月,全村人搬迁到上街郊区登封路、柏庙村,告别了山区的土窑洞,住进了一排排新建的宽敞明亮的五层楼房里,这里先后新建了卫生院、小学、幼儿园、敬老院、超市,成立了五云社区,村门前是六车道宽广的柏油马路,公交车站就在村门口。区政府多次为失业群众找工作,村民有上班的,有做生意的,有跑车的。全村人经济普遍增长,有一部分人买了小汽车,光棍娶上了媳妇,人口逐年上升。吃的好,穿得暖,这和我童年比起来,真是的地与天的差别。我母亲说:“我没有想到我会过上这么好的日子。”

在登封南路东侧,有六栋五层楼房,座落在树木花草之间,楼房门口修建一座长17米宽4米,高6米,美观大方的大理石大门,大门上方中央。飘扬着五星红旗,红旗下方写着五个大家,这就是我现在的家——西林子新村。

聚别两依依

我离开故乡整整十年了,很少再回故乡,但在梦里却无数次回到故乡,不是因为故乡富饶,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出生的地方,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,所以不断勾走我对故乡的思念。

去年八月下旬的一天,我骑车重回故乡,在我起步走的时候,归心似箭,很想一下飞回故乡,当我走到非常熟悉的村口时,又觉得走得太快,于是,把车停靠在村口路边,步行漫步在回故乡的小路上。

这条弯弯曲曲伸向岭下的路,现在长满了野草,对我来说还能看出是条路来,这是我当年在岭上承包土地的主要道路,全家人在这旱涝不保收的土地上,起早贪黑,深耕细作、插种施

故乡的风吹肉

文/卢素玉



风吹肉是故乡的一道冬季美食,属于腊肉的一种,但是不用烟熏,吃起来更健康。冬至以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给远在他乡的我打电话,说已经早早地开始准备年货了,尤其是年货中的重头戏风吹肉,父亲还一再叮嘱我要防寒保暖,别冻坏了。

风吹肉做起来并不复杂,选用带皮猪后腿肉,配以特色酱料,通过腌制、刷酱、风干制成。先将肉洗净后,晾干表面的水分,两面各抹上盐、花椒、茴香,洒上酒,平放在盆内,上压石块,每天翻一次,十天后出盆,将腌出来的水倒干净。

父亲再把肉穿上绳子,刷上特色酱料,在通风处晾上大半个月,待肉呈紫红色,用手一按有弹性,就成了风吹肉。吃风吹肉时先用刷子把肉刷干净,再用温水泡两小时,至肉发软时用刀切成块或者片,或炒或炖,可自由发挥。

小时候家里物质条件不算好,那时猪肉凭票供应,我们家每月一人定量只有半斤猪肉,再加上冬季发的物资票,

一大家子总共也就几斤肉。一般人家都是用票买回鲜肉美美吃几顿,我家却不一样。父亲总是冬至以后把凭票买的猪肉做成风吹肉,虽然少了一些鲜肉的美味,但换来的却是“细水长流”的腊味。每天做饭时父亲割一点风吹肉,切成片放在锅里,再配以青菜爆炒,顿时满屋飘荡着风吹肉的香味,而且这样炒出来的菜既省油又好吃,尤其那肉渣更是香酥可口。我们家从冬至一直吃到正月过完,一个冬天都能大饱口福。

后来日子越过越好了,每次我从外地赶回家,父亲就开始忙碌,先从挂绳上取下风吹肉,然后用温水浸泡,一直泡到风吹肉白里透红就放进锅里,连同红萝卜、白萝卜满满炖上一锅。等锅里开始冒出热气,浓浓的肉香就会从锅里飘出来,在屋子里弥漫,然后飞出屋外,楼下的邻居们闻到肉香就会不约而同地对楼上的父亲喊道:“准是你闺女回家了吧!”父亲嘿嘿地笑着,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虽然现在与父亲相隔千里,我似乎闻到了故乡风吹肉的浓香,虽然外面雨雪霏霏,我依然能感受到爱的阳光。而这个世界,有爱的地方,就是人间天堂。

知道陆游,从小学的课本里。却是因为《钗头凤》,邂逅唐婉,认识赵士程。从感叹这一段凄美的爱情开始,慢慢解读这三个人,无非是一场可望不可及的思慕。

情殇钗头凤之 陆游

青梅竹马的感情,婚后短暂三年的耳鬓厮磨,鲜活了一生的魂牵梦萦,悲哀了一世的割舍不下。我可以铁马冰河,却违不起母命,我本来情深似海,却又凄凉如斯,让你难掩悲哀,最终沦为下堂妇,在人言可畏的世界无处可逃……而我只能看着,无能为力。还要在你恍惚的泪眼里,笙歌红袖华服,开启新的人生。只是,我想,你明白,在我心里,从你转身的那一霎,所有的繁华尽逝,只剩遍野荒凉。

你嫁给了赵士程,我的同乡。从此真的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。本来以为此生无缘再见,几年之后的沈园里,你如梦中一般向我走来,行销骨瘦,还是我熟悉的温润之手,举樽而来……那一杯黄腾酒,怎么能让我饮尽欲语还休?

红酥手,黄藤酒,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,欢情薄,一杯愁绪,几年离索。错!错!错!春如旧,人空瘦,痕红心绞销透。桃花落,闲池阁,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。莫!莫!莫!

从此不问儿女情长,仗剑天涯罢了。可是,几十年来,你一直幽居在我心里,鲈鱼秋风,灯前儿女,惊问多少白发?垂暮之年,我归来,你已永远不再。我在回忆里度日如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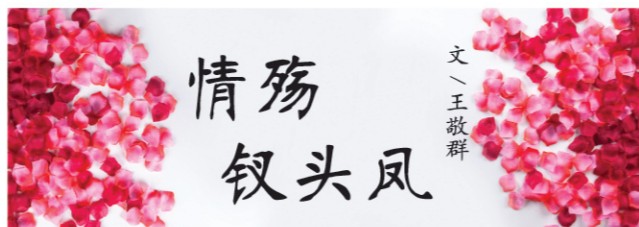
情殇钗头凤之 唐婉

你说我的名字很美。青青岁月,烟雨江南,我们的故事开始,像一场华丽的梦:与你零花水岸,掬露煮茶,你吟诗,我作画,不慕金帛玉马,静守内心繁华,只做你的如花美眷,欢笑天涯。可是,我只是听到了花开的声音,奢华而短暂,短暂到我来不及微笑,就没

有了草长莺飞。曾经的桃花半盏,曾经的烟花琉璃,在猝不及防之间,决然而去……留我在鼎沸的人群里,没有来路,亦无归途,唯有两行清泪,折损柔肠。

知道你又要娶新妻,我遵从与父亲的安排,嫁给赵士程。纵然,他对我千般纵容厚爱,可我依然无法在山高水长的过去走出来。在向过往举杯的时候,如何能每次都微醺微醉,并且容许自己,在樽前,微微地落泪。挥别之后,如何能永远以一种冰般冷静又火般热烈的心情,对你!

可是,是天不老、情难绝吗?沈园里的相遇,你酒醉后的钗头



凤,击碎了我所有的盔甲,让我无处遁形,无法掩饰。不顾一切的我,在你的钗头凤旁,挥笔写就:

世情薄,人情恶,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晓风干,泪痕残。欲笺心事,独语斜阑。难!难!难!人成各,今非昨,病魂常似秋千索。角声寒,夜阑珊。怕人寻问,咽泪装欢。瞒!瞒!瞒!

自此,难解的情愫如草木疯长,可人非草木,爱是凌迟,抑郁如影随形。你负我,我负赵士程。在疲惫的跋涉中,我抵不过斜横在陌陌上的过往,我决定松手,不管身后是何样的泪雨天堂。我只想,带走我的心事,无关他人,只关风月。



北京的胡同

歌词/张健伟

外面车来人往熙熙攘攘  
胡同里一片安详,也会有说笑声  
起落在海的宁静,老人们聊天孩子们玩耍  
猫猫狗狗围绕主人不怎安分  
他们是如此怡然 享受光阴  
穿过无数小院无数的门  
巷子中有很多做买卖和闲逛的人



年轻人三三两两穿过古老带来青春  
阳光洒在这里一片光亮  
照耀着我的心 无限向往

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。  
这里有无数的青春梦想欲望翅膀  
无数的快乐悲伤  
灵魂激荡

情殇钗头凤之 赵士程

有些人,一旦遇见,便一眼万年;有些心动,一旦开始,便覆水难收。

我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你,让你饱经磨难。现在,你是他们眼中的下堂妇,却是我心头的朱砂痣和白月光。说什么皇亲贵胄,说什么玉树临风,与我,你比我的身份和我都重要百倍。

既然和你结为夫妻,我愿意和你相守白头。他们说我没门楣,我就带你迁居外地,在漫天的流言中,我会护你周全,只要你在身边,我无所畏惧。记得:你受过的所有委屈,挨过的苦痛,我都会替你挡在门外。未来,我想执子之手,为你抵御岁月的深寒。

我知道,你眉间的轻愁不散,你的心还在灯火阑珊里迷失,可是我愿意等,等你看到我,等你转身,等你承认……等你的纠结都偃旗息鼓,我的一片痴心会幻化成烈酒,让我们喝的甘心,醉的情愿。可是,我看到的还是望穿秋水失望的你,独上西楼落寞的你……芦花深处泊孤舟,笛在月明楼。你的心事空自回忆,我在这里咫尺天涯。

所以,你让我帮他谋取功名,我鼎力相助。只为,看你在小窗,有轻风,珠帘半卷,花影扶疏,你微微低眉,我便藏不住心跳。若注定我要为你苦守,纵是被遗忘在岁月的深巷,我也甘之若饴。

几年的陪伴与守候,我看你慢慢有了欢欣的模样。我以为,生活已经给我打开了一扇明媚的窗。可是沈园一游,所有看似坚固的城堡在他的一阙钗头凤里,一念瓦解。看你的词:怕人询问,咽泪装欢。原来,自欺欺人的是我,低到尘埃里的是我。可是,我依然无法回头,我依然愿意陪着你走。

我的深情没有挽留住你。唐婉不在,士程不再娶妻。怀揣着对你的思念,端坐成一枚褪尽花色的莲,在凉爽的光阴里寻找你。

诗歌天地

素香有境

诗/翟永纪

韭花菜,卤豆干,  
猩红斟半盏。  
《虞美人》,溢管弦,  
叠韵更深婉。  
所到刚刚好!

一味腌制醇芬芳,  
杯中年份蕴昔光。  
醇厚入口律沁怀,  
素香有境无限长!

简约之至,竟疑良思。  
伏案沉浸,悠悠沿心。  
笔难尽……

乘律欢欣,可以寻真。  
在青春!

老舍

诗/杨金河

竹萃园中苑,荷疏洞外仙。  
千丝摇曳曳,万紫托青蓝。

注解:洞——窑洞。仙——荷花仙子。  
青蓝——青山绿水,蓝天白云。

西湖游

诗/杨炳超

杳杳湖山秀,迟迟月下游。  
重鞭惊夜鸟,轻浪戏空楼。

注解:重鞭——指的是湖边游园的嘈杂声。  
空楼——湖面倒影的影楼。

乡村的雪

文/徐学平

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,我常常忆起乡下老家那纷纷扬扬的雪花。乡村的雪,总是无声无息地降临,飘飘洒洒,比落英还轻柔,比雨丝还稠密,比空气还晶莹光洁,比雾霭还浓厚朦胧。那种美,简直难以捉摸,更难以形容。

“瑞雪兆丰年。”雪花是好兆头,雪越大,越能象征来年好运。雪是冬麦的被,替冬麦保暖,为冬麦保墒。一场大雪,给庄稼人带来一个休闲的季节,一个充满安宁和希望的季节。风停了,雪住了,屋外一片莹白,把天空映得又白又亮。屋内,辛苦了一年的庄稼人家,悠闲地燃起木炭炉子,化一壶雪水支在炉火上,炉火熊熊,茶香四溢,人们开始盘算起又一个忙碌的好年景。

雪给庄稼人带来的喜悦,是难以言表的,那是一种感觉,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感觉;那是一种感情,别人难以体味的感情。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……那全是孩子们撒欢的事儿。大人们对雪总是虔诚的,即便是扫雪,也是小心地只扫出一条窄窄的走道,扫起的雪,还要运堆在树下边,或是推送到麦田里。人们珍惜雪花,珍惜大自然的恩赐,不忍心践踏,不忍心损坏那自然壮美的迷人景象。

那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,那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世界。它使人们童心大发,追忆起那纯朴天真的童年梦。你看吧,屋上白了,树上白了,墙头上白了,柴禾垛上白了,院子里、胡同里、原野上全白了。放眼望去,是一个洁白的世界,一尘不染,纯朴而又自然,让人们忘掉了一切繁杂事务,忘掉了一切烦恼忧愁,心里一片纯净,一片空明。

离开乡村后,我时常忆起那个纯洁的世界,忆起那纯朴、天真而又温馨的世界。“昔去雪如花,今来花似雪。”每当看到院里的梨花放白,纯洁如雪,触景生情,心里总会感慨颇多。有一年初夕夜,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里有一个关于雪花的舞蹈,我看了心里竟是那样的激动,接连抽了两支烟,才略微平静下来。那天夜里,我又梦见了故乡的雪花,她在我面前纷纷扬扬,飘飘洒洒,轻柔而又温馨地落在我的身上。我觉得身子变得轻起来,轻得像飘飘洒洒的雪花……

喔,乡村的雪,你使我的心灵永远年轻。